看着他恋爱

□肖 勤

一

故事是从哪里开始的，你自然不清楚，但故事是从哪里开始掀开新的一个篇目，你知道。

在那个转折之前，你以为你就是他的命，无论你是那个曾经在他怀里撒娇的孩子，还是现在这个独立行走在江湖、动辄挥刀拔剑的侠客，就算你都退休了，只要他还活着、还能说能听，你都是他最疼爱的人，他可以毫无忌惮地对你的老伙伴们揭露你小时候尿床的糗事，然后揭发你在11岁时偷过他的钱，告诉他们通过偷偷观察，证明你整整半个月每天中午上学路上都会买上两节长的甘蔗，啃得满腮水泡满脸沾蜜。说到这里，他总会笃定地告诉你，之所以不找你算账，是因为你从小到大从没让人觉得漂亮过，惟独龇牙咧嘴与坚硬的甘蔗搏斗时，脸颊上两朵红花盛开，特别好看。

你设想过，当他说不动这些的时候，必定是白发苍苍，而他微笑的表情，肯定会如晚开的玉兰花香，在春末夏夜的老宅边淡淡飘浮。人老了，争强好胜的辣气、妒嫉眼红的酸气、幸灾乐祸的涩气、装腔作势的痞气渐渐都会被时光的水流冲散冲淡，最后浸出若有若无的淡定出来，细细闻，它是香的，像埋在海底多年后打捞上来的一段沉香，不耐看，却自有芬芳。这样的香，男人女人都一样有，因为岁月就是海泥，它淘去了与性别相关的俗思俗念，让珍贵的气质脱离了肢体本身，变成超脱于肉体的香。你呢？你当然是享受这香的人，并伴它结束。

很小的时候你画了一棵树，树干是他，树枝是母亲，树叶是你。他看过以后，拿起铅笔给树干添上了茂盛的根。他说，既然是树，我就要有全世界最有力量的根，因为我要让小树叶长得比天还大。

从此你只要是画树，就一定会画上很粗壮的根系，尽管美术老师批评说不符合透视关系。

二

小时候你还搞不懂生命的曲折进退、起承折转和变化莫测，你怕死，莫名地哀伤，你甚至以为你会死在他和母亲的前面，因为在你眼里，你一天天在长大和变化，昨天穿的裤子，今天就短了，昨天刚做的衣服，今天却小了。而他和母亲仿佛一直就那个样子，不年轻，但也不显老，你都嗖嗖嗖长得高过了书桌，他和她还是容颜依然。

你悲伤地想，完了，我长得那么快，他们却不长，风一吹，我就老过他们了，再一吹，我就死掉了。

结果走在前面的是母亲，不是你，当然不是你，但也不该是母亲，因为如果按一个橘子生长的过程来算，母亲去世时还不是橘子该落地的时候。

那时候你才知道，什么叫十年生死两茫茫。

你是那么恐惧，总觉得死神天天在你身边转，等到了晚上，就带上牛头马面，还端着一碗黑糊糊的药汤来接你走。于是你整夜整夜不睡觉，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，手里准备了一大袋电灯泡，随时准备把死神弄坏的电灯泡换上。

在你失眠得近乎发疯的时候，他坐下来很平静地告诉你，死神和阎王打架了，各管各的地盘，牛头马面现在还不知道归哪个领导管，所以暂时不会出来执行任务，天上一日地上一年，他们扯皮估计得等上六七天才有结果，你至少在六七年内不用担心这个问题。你听了，这才放心地入睡，六七年后，你上中学，他把这事告诉你的班主任老师，你脸红成一团，一脚踢在他膝盖上，生气地骂他，长舌妇。

他不生气，从小到大，他从没生过你的气，没打过你。

三

大三那年，一场“非典”把你隔在离火车站4公里的集中观察点里，那是一个废弃多年的老知青点，叫大梨树，梨树林里有数排长长的老瓦房，所有的青砖红砖土瓦上都长着密密麻麻的硝芒，像细小的冰川，而荒芜的茅草丛、破碎的房屋，在学美术专业的你眼里处处都是绝美的油画素材，但你已经没心思看它们了，你注意到的是砖体之间一道道可以透过阳光或者通过树枝的裂缝，它们是死神的通道，算一算，死神和阎王打架该有半个月了，说不准谁会带着牛头马面来问候你。

你知道你没有患上“非典”，你发烧只是因为你紧张，从小到大你都这样，只要紧张就会烧到38度，除了缓解紧张，没有药能让你的体温降下来。你担心这个破旧的砖房会把真正的“非典”患者呼出的空气和唾沫传播到你的房间里来，春天刚到，夏天还远，气温时高时低，气压会让病毒更加灵活地穿行在流动的空气中。你抗议，像头小母狮一样闹腾，医生走过来，摇摇晃晃，眼圈黑得像熊猫，你发现他也不过只穿了件手术服，你沉默了。

你绝望得高烧39度，这时他来了，他对医生说了一句话，说，我每天夜里都发烧，我想我是患上“非典”了，医生给他照了片，说没问题。他却拿着刀片放在手腕上说有问题。我姑娘在里面，她出不来，我得进去。

医生像接力赛一样把他一级一级送进砖房，最外面的医生戴着打针时的普通口罩，第二层医生穿着两件白大褂，戴着两层口罩，第三层医生穿着三件白大褂，戴了三层口罩，他穿过他们，走近你，手舞足蹈地比画着他们的区别，像你小时候时他出差回来，告诉你上海有个楼，楼里的楼梯自己会动，人一上去，楼梯就嗖地送人上去，但是会动的楼梯不好，让人晕车。

你流着眼泪听他说完，用你一贯的风格恶毒地咒骂他找死，还不理他，但你的体温开始逐渐恢复正常。

观察期间那七天七夜，他每天都在隔壁的房间里大声唱歌，学马三立说相声，学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，甚至还学宋丹丹的“俺叫魏素芬，今年18岁，至今未婚”。你把头埋在被窝里，忍着肚子里爆炸开的笑。你才不让他听到你笑呢，大学生就得深沉点，你不是以往那个肤浅的孩子。

从大梨树出来时，天空蓝得像海，你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猛摇身边的大槐树，让花瓣雪花般落到你头上。

你知道，是他还给了你整个世界。

他却说，不是的，你才是我的整个世界。

那年春天，你正开始接触并品尝爱情，陌生忐忑却惊喜交集的味道让你甘之若饴，情人一天不在眼前，你都会画烂一张画，像心脏病人一样心律不齐，绞痛。

这时你才明白，失去母亲对你而言是失去棉被、枕头和温开水，你的一生还会有人代替母亲来爱你，做你的枕头、棉被和温开水，对他而言，却并不仅仅是生与死的相隔，更是人间最相携相伴的割舍，是心尖上的肉被割去，是小指头的指骨被砸碎，所有的伤痛不可恢复，不可痊愈。

你开始阅读人生，思量他在你心里的地位，你扔掉了那个让你整天提心吊胆的情人，你想，一个从一开始就让你不放心的情人，怎么可以做爱人？

你收起天王盖地虎的混世气概，不再当美术系的女魔头，还扎起头发，一放假就回家，烧一两道你自己吃了都会吐的菜孝敬他，还逼着他表态——下午回不回家？吃不吃我烧的菜？

他痛苦地吞咽着，点头，你哈哈大笑，幸福得像个小妇人，那时候，你甚至有一种想法，就这样父女俩天荒地老相伴到老，如果他死了，你就把他葬在母亲墓旁，然后你大把大把地吃安眠药，躺在他俩身边，让山坡上的风、云朵和小草听你唱歌，最后再画一棵有很强壮的根的大树，抱在怀里睡过去，一定是春末夏初，一定是晴空万里，不可以下雨。

2003年，“非典”使你学会爱他。

四

你一直以为他这一生有你就够了，所以你大学毕业后，放弃多彩的都市和多彩的生活，回到他身边，屈身在普通高中当美术老师，空藏着满胸才华，教一群孩子画垃圾一般的画，大学期间天马行空的自由被限制在一间小小的教室里，你憋得受不了的时候，回家就摔盆摔碗的，炒个菜勺子在锅里敲得叮当响。他问你怎么了，你说讨厌。

他问是在学校受气了吧？你说讨厌。

他问到底是怎么了，你说讨厌讨厌讨厌。

终于等到一次县里组织绘画比赛，你兴奋得两眼发绿光，铆足劲戒了半个月的酒，泪流满面创作完你的作品，那是你最满意的一幅作品，如果回到大学校园，足以让导师欢喜惊喜狂喜到满学院追着说爱你，一片斑斓的大海，朵朵浪花喷薄而出，直向蓝天。犹如你压抑许久、锦衣夜行的才华和思想。

然而你居然没有获奖，甚至连个优秀奖也没得到，你呆在办公室里，拿着刊登获奖作品的县报坐了三个小时，校里的老师们都跑来安慰你，其实你知道，他们不过是想看你失败的样子，因为你平时太傲气，走路脖子伸得像高贵的梅花鹿，你总觉得自己是落难修行的公主，他们当然希望看到你正视现实——看吧，其实你也不咋地。

你回到家，准备好好在他面前哭一场，结果他却打电话说，他不回来吃饭。

你任性生气地命令他回来。

他却含糊地说，有事，有事。

渐渐地，他不回家吃饭的时间多了，你跟踪他，发现他居然在和你初中的班主任谈恋爱。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坐在杜鹃山下的草地上，肩靠着肩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，总之两个人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叹息，摇头点头的，很热乎，夕阳从山头上落下去半截时，他从背包里取出两瓶矿泉水，一个法式小面包，一袋米花糖，简单地开始他们的晚餐。

你又气又心酸，他想做什么？你陪在他身边，天天给他做饭，陪他散步，他还不知足吗？

真是伤心啊，他当年说过你是他全部的世界。这话你还记着，他却忘了。

你开始喝很多很多的酒，五湖四海交朋友，你想，既然他背叛了你们的约定，你报复也是应该的，你真是从小被宠坏了，成就了你敢吃雷的胆子，大街上，你穿着古怪的衣服，戴着黑了大半张脸的墨镜，烫了个鸡冠花样的头发，站在十字路口，你不动，对面的车就不敢动，那么大一个红灯杵着，谁敢呢。

你成了县城的传奇，喜欢你的人说是艺术家，不喜欢的说是二疯子。

他看着你闹腾，今天带一个男人回来，明天带一个男人回来，开头的时候他从不给人脸色，只问，我家纹纹，你喜欢她哪点？

男人们异口同声地说，喜欢她的才华。

他立即就板脸了，粗痞地说，才华算个屁，我们纹纹心好，做菜好吃，你不知道？

男人们尴尬地笑，说是啊是啊，是挺好，然后转身看着你直挤眼睛。是的，在他们眼里，你坐在夜市跟男人拼啤酒，不用杯子，开了瓶盖直接吹，喝倒了一堆男人。你还能高歌大家都听不懂的英文歌曲。走在大街上，谁和你一块谁就是县城的一道景。你和时尚、前卫、新潮都挨边，独独不可能与善良、贤惠挨边。

他都看在眼里了，送走人后严肃地警告你说，不靠谱，不准谈。

这个不准，那个不准，你自己呢？你实在憋不住了，一句话甩过去，转身就走了，也许是你看花了眼，出门回头拿包的时候，他竟然还在笑。

五

听过你牛头马面故事的初中班主任渐渐开始在你家里进出，次数多了，就有了点当家人的作派，有时候进门边换鞋边招呼，快，接着，晚饭我买了大闸蟹。或者出门时冲他叫，那件拉链坏掉的夹克，你给我找人弄去。两个人的晚餐常常变成了三个人，班主任誓把体贴表现到底，给他买了很多新衣服，打扮他，好看得连你也觉得很潮人。吃饭的时候她会帮他夹菜，并告诉你，哪些菜是他不能吃的，哪些菜是他得多吃的，她还批评你炒出来的菠菜像煮熟的猪草，黄不拉几的，同时到厨房演示怎样先焯一道水，然后用凉水泡，最后炒出碧绿的菠菜。你跟在她身后，听着她唠叨显摆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这个家有了她，你可以消失了。

但你是不会轻易被人打败的，你用火眼金睛观察着她，发现她其实脾气不好，小心眼，花钱很抠门，打扮他的那些钱，搞了半天都是他的工资，顺带她也会买上一两件，理由是这样才能配上他。

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何况班主任一副准后母的样子，你也不敢很放肆，只是偶尔冷嘲热讽，比如问，老师，你的工资比我爸要高的吧？比如，老师，你老公去世后，你想过他没有？

班主任从镜片下露出凌厉的光，像当年发现她考试作弊时那样高深莫测地笑，说，省点吧。言下之意是你跟我玩什么猫腻呢？

他坐在一旁，一边喝汤，一边幸灾乐祸地笑，汤汁喷了一桌子。她哎呀一声放下筷子，抽出餐巾纸给他抹嘴。

他嘿嘿笑着，说没事没事，你吃你的。说着挑起一块鸡肉，细心地剥掉上面的肉皮。

你尴尬地撇撇嘴，正要把自己的碗递过去，他却把去了皮的鸡肉放进了她的碗里。

一颗心掉地上，摔八瓣了，合都合不拢。真是体贴啊，体贴到自己的闺女也不要了。

六

你开始复习，说是复习，其实不需要费多大的劲，你在大学就是优等生，办过个人画展，你停止了结交男友，躲在画室和色彩画笔恋爱生子。

既然你和他的世界中间有了裂缝，生长出另一棵树来，并且他已经让那树在他的泥土里扎根了，那你退出就是，让他谈恋爱去吧，让他白眼狼去吧。

半年后，你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的研究生，当你犹豫不舍地把录取通知书拿到他面前时，他却淡淡一笑，说，也好，你走了，我就和你们姚老师搭伴过日子，其实你在她也不习惯，老师成了后妈，大家都不自在。

你正在戴围裙，准备给他做香菇骨头汤，听到这里你的鼻子开始发酸，某些液体在眼里胃里发酵奔涌。

他的无情让你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，从小到大你第一次觉得你是如此轻松，空荡荡的轻松，像刚出生的婴儿，身无半缕牵绊。你在列车上一口口啃着预备好的肯德基，很多年了，因为要陪他吃饭，你很少吃这些东西。

你知道你正吃着垃圾食品，不过，放纵是一种快感，从内脏到皮肤及汗毛，让你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打开，挥发掉身体里的郁闷和不快。

看着列车外快速移动的风景，你落泪了，原来这个世界上，永远不变的就是变。没有人会是谁的永远，也没有人会陪你走到最后。

七

因为抛开了他，你开始心无旁骛地思考自己的事情，用清澈的眼睛寻找和掂量，不再玩世不恭，不再游戏江湖。你变得美丽高贵，从一朵妖艳的花变成了一朵莲，并找到了你的莲池。这是一次真正的恋爱，你为他把自己作品里常见的黑红色换成了灿烂的明黄，你不再画长着根的大树，你开始用冷静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人生和作品。

真正意义上的成长，带着伤感和体谅完成了迟迟到来的转身。

但是老家一直没有他和班主任要结婚的消息，你打电话问他，他总说，在准备，在准备。

不过是二婚，得准备多长时间呢，难道他非得办一场惊天动地的婚宴？你汪着泪，瘪着嘴打电话给班主任。

班主任却在那头嘻嘻笑，说上帝和如来佛祖打架了，红娘不知道自己归谁管，等过个六七年他们分配好了，再说吧。

你放下电话，找不着东南西北，疑惑地在回忆中寻找蛛丝马迹，男友听了你的陈述，最后笑起来，轻轻拥抱你说，他在放你飞。

你明白了，那天夜里，你画了一个做梦的小孩，小孩在梦里画了一棵有很多根的大树，树上结满了苹果。

插图：孟浩强 题字：周振华

肖勤：仡佬族，贵州遵义人。代表作有小说《暖》《金宝》《霜晨月》等。曾获第二届“茅台杯”《小说选刊》年度小说大奖、《民族文学》2010年度小说奖。

花开成空白

□刘凤阳

新办公大楼投入使用后，原本分散在几处上班的小白领们集中起来了。虽说大家分布在不同的楼层和工作区，有着看不见却冰凉、理性、金属质感的约法为界限，各部门之间除了工作关系之外老死不相往来，但是，有电梯，有停车场，还有广场上尚未成荫的小树下短暂的、偶然的流连，彼此的交往——哪怕是匆匆一瞥之间散乱的眼神对接，日渐地多了。

有一天，建生外出办事，进了电梯待要关门，匆匆追进来一个女孩，看也不看他一眼，便发了问：

“上，还是下？”

“下。”

“嗯。”女孩放心地调转身，双臂环抱，留给建生一个背。

建生便也放心地盯着她的背，看了个明白。职业装，颜色是大路货的深灰，不必说，款式也是大路货的小西服；细细的腰身是小西服恰到好处衬托出来的；双肩微微耸起，有一种干练，也有一种凡事不服软的架势；齐膝的裙装略短了些，是屈服于限度内的最大程度的发挥；溜细的鞋跟是惟一可以不接受规范的，但也没有夸张到何种地步。总体而言，这个“她”是得体的，也是不甘落后半步的——不甘落后于工作、生活、时尚中的一切；对了，她的特点，就是时下满世界“超”女们的特点，就连背影也透着一些“强势”和一种没来由的欢喜雀跃。

临出电梯门时，建生来得及看清并记住了她胸卡上的姓名和所在部门——付依萍，××管理部。那时候，打死他也不敢相信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，这个名字竟和他产生了如此重要的联系。

他们认识并开始交往之后，建生屡次向她说起这次“电梯缘分”，说起她那意味深长的背影，付依萍始终用一种不屑的、并且是毋庸置疑的口气予以坚决否认：“没有的事！谁知道你盯着看的是哪个女孩的背！”可见，同一件事，有人记住了，有人会“选择性遗忘”。也可见，那时候人家根本没用正眼瞧过你呢，更何谈记住？看起来“弱势”的建生却也并不灰心。

那么，建生的自信所来何处？也不是什么信心不信心，建生这个人，凡事不爱钻牛角尖，就连谈恋爱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，他也抱着惯有的无可无不可的态度，电影里那些轰轰烈烈的所谓爱情，多是杜撰，下场也未见得多好。缘分二字，本是可遇而不可求，成也好，不成也好，又有什么好纠结的？你要是“高帅富”，不成也成；你要不是，那就无非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且“谈”着吧。

单看外表，认识他们的人都会说，这是很投机很般配的一对，“缘分”在这儿开花结果已势在必行，“好日子”只在早晚。

他们双双出没于人群扰攘的电影院，咖啡馆，KTV，这些程序都是必不可少的，其实是彼此进一步了解和沟通的一种方式。钱锺书说，男女双方最好的考验是长途旅行。人在旅途，所有的优点——主要是，所有的缺点都会暴露无遗，如果经得起长途旅行的考验，恭喜你，你们的关系可以确定了。但是他们暂时还没有这样的机会。如果不加班，各自手头也没有其他必须做的事务，他们都会把自己投入到这个老套且不可靠的“程序”中，维持着某种心照不宣的平衡。

然后，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。建生到底有些沉不住气。他搬出了公司的公寓楼，独自在镇上租了一套房子。他买了一些二手的电器和家具，炊具和厨房用品也都一应俱全。新订做的暗金色窗帘是落地式的，遮住了一整面墙，于简陋中装点出了一丝倾尽全力的奢华。一切安置停当之后，在某个周末的晚上，建生邀请了付依萍。他的意思，希望她搬来同住，一来可以省下一份房租和开销，二来，也该把他们的关系升级了。他已经为她备好了一套钥匙。

付依萍也不推脱，按时来了。她一阵风般穿过客厅、卧室、厨房，对这个新居所的布置留下了一连串批评意见。比如，窗帘布太厚，只考虑了遮光性，视觉效果却太沉闷、太压抑；沙发摆放的方位完全不对，等等。建生以为她是在责怪他，事先没有征求她的意见，不料话音未落，她又飞快地自我否定了先前所说的一切：“其实，这样也蛮好的。当我什么也没说好了。”

建生真有些摸不着头脑了。

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鼓足勇气把邀她来同住的事情说出了口。你瞧，房子够大，电器也够用，高兴了还可以自己做顿可口的饭菜（建生暗示了自己的“厨艺”，只要配料齐全，他有好几个家乡风味的“拿手菜”呢）。没等建生说完，付依萍呼地站起了身。“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”她斩钉截铁地说，“我又不是租不起一套房子！节省开销，又是从何谈起！我劝你赶紧打消这个念头！”

付依萍也许并不是想拒绝他。在她看来，眼下他们还只是一般朋友的关系，那个关键性的时刻、关键性的转折点理当伴随着某种契机，需要等待，方能水到渠成。否则，听任一个男人在这件事情上马虎从事、蒙混过关，是对她、也是对他极大的不负责任的表现。她必须提醒他注意这一点。

仿佛为了挽回一些态度上的生硬和决断，付依萍走到冰箱旁边，打开门，往里看了看。冰箱里暂时空空如也，居家的烟火气尚未点燃。她一伸手拔掉电源线，“空转对冰箱不好，又白费电。”随后又脱下外衣，啪的一声隔着老远扔进卧室的床上，袖子一挽，朗声道：“趁我在这里，搭把手帮你把沙发移过去吧，靠墙放，又省地方，看上去房间里也整洁许多。”

他们按照她的说法把房间里重新归置了一遍。

仿佛胸有成竹、胜券在握地又过了些日子。他们仍旧和往常那样以“普通朋友”的身份“交往”着，付依萍来过几次，他们也还真一起动手做过几次饭菜。一天，付依萍像往常那样来到建生的住处。建生不在。沙发旁边新增了一个玻璃小茶几，一盏光线微弱的台灯下面坐着一位陌生的女孩，她告诉付依萍，建生有事刚刚下楼去了。要不要发个短信给他？

付依萍也不打量她一眼，拣一处沙发坐下，大大方方地说：“我等等他。”又说：“把大灯打开吧！这屋子里的光线太差了。”明摆着告诉她，自己才是这屋子里的准女主人。这个陌生的女孩，可真让她不屑一顾。

一会儿，建生回来了，见了付依萍，微微有一点儿发窘。他指了指那个女孩，对付依萍说：“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女朋友……”

后面的话，付依萍已经听不分明，突然地，只觉一阵难过涌上心来。她是个持重的女孩，怎么也不会让自己的情绪泄露出来的，便装出一脸的微笑继续坐了一小会儿。告辞的时候，建生吩咐那个女孩：“去送送她。”两个女孩便默默地下了楼，在楼下的空地里，冷冷地道了别。

剩下付依萍一个人的时候，她想，他是已经把那女孩当作女主人来使用了。而自己，已成一个不速之客了。这样反复地想着，眼泪才扑簌簌落了下来。